21世纪中国最佳散文

2000—2011

耿立 主编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21 世纪中国最佳散文 : 2000 ~ 2011 / 耿立主编 . --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 , 2011.12

ISBN 978-7-221-09907-5

Ⅰ . ① 2… Ⅱ . ①耿… Ⅲ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Ⅳ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 268501 号

21 世纪中国最佳散文 2000 ~ 2011

21 Shiji Zhongguo Zuijia Sanwen 2000 ~ 2011

主编　耿立

责任编辑　张云端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　邮编　550004

发行热线：010-59623775　010-59623767

河北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　710mm × 1020mm　1/16

字数　466 千字　印张　27.5

ISBN 978-7-221-09907-5

定价　42.00 元

版权所有・翻印必究　未经许可・不得转载
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联系。

序　言：散文的命线

耿　立



谁的文字能让我一读之后，悸动感怀，时或哭泣时或悲慨，那文字入了灵魂，在血液里涌沸？除了司马迁，再无第二人选。

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到达或者体验的世界，这是一片散文精神充斥的世界，你很难用某些词语概括这样的世界，能说出的都显出格局的小，都好像玷污了他和他的世界；这是一个蔓生的世界，如野草，是未被芟夷的世界，那散文在他那个时代也是野生的，令我神往，使我提升，心摹手追，但总难达万一。

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？他以笔做刀，这刀锋锐无比，刀刃突进到竹子、石板，无论坚硬的木质铁质，还是柔韧的以草和蚕丝为本的纸，都能留下刻痕，最后抵达内心。这笔触没有轻浮，唾液、蝴蝶、调情、挤眉弄眼属于别一世界。这里则是悲剧的世界，是绽放于这土地上最呜咽的无调式的悲歌：暮年的冯唐，终身不得志而抱恨终老；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，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的李广，拔刀自刎；窝囊于妇人之手阉人之手的淮阴侯韩信和李斯；不是躲猫猫，狱中猝死之周亚夫。我的地理上的乡亲，距我直线距离不足 15 华里，

而今还有破败戚姬寺遗存，被斫断手足，灌哑喉咙，置之厕中，名为“人彘”的戚夫人。

这样的人性的“黑”，使我一次次怀疑人的进化是否真的存在，但那也是一个有着高洁，重然诺的黄金品质的文字的集合地带。我一直觉得司马迁的文字，是散文中的模范，在这里有历史巨轮下的泣血，有死亡来临时的尊严，这形形色色地方的人如红楼人物，万艳同悲，千红一哭。读《史记》犹如刘鹗所说：《史记》是一部哭泣的书，为人的命运，为自己的命运。

绝唱！有词无韵！离骚！司马迁的文字是历史上最绚丽、最悲抑、最体现人的价值被毁灭的超拔高格的散文。我一直以为，好的散文必须有史家的情怀，高的境界的散文必定是与历史共生的文字，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散文。

历史的行进中，有的地段可以是断片，可以是桃花鲜美芳草夕阳，那是诗的，可以击节留恋；有的地段是剧本，热闹如勾栏，你方登罢我上场，为他人作嫁衣裳，生旦净末丑，神仙老虎狗——白脸的、水袖的、高靴的、扭捏的，各色人物，明君贤相、酷吏、刺客、风尘女子、塞外流民，这是青史的舞台却与世间同把泪，共一轮秦时明月。

在我一次次到殷墟的时候，在涉汉水到神农架的时候，在草丰马肥的塞外高歌的时候，我一次次追问散文的境界从何处来？我知道我在模拟着他，苏辙说：“文不可以学而能，气可以养而致。孟子曰：‘吾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’今观其文章，宽厚宏博，充乎天地之间，称其气之小大。太史公行天下，周览四海名山大川，与燕、赵间豪俊交游，故其文疏荡，颇有奇气。此二子者，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？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，而不自知也。”

在圆明园残垣断壁的参照里，把石头拍热把手掌拍肿，那也难消心中的块垒；在易水边，临风怀想，看如今诡计横行精神污染，慷慨悲歌的灵魂早已湮灭了么？在一个夜里，我在床上找了一张纸，扭开台灯，用笔画下他行走的路线，就像我按照鲁迅的书单买书一样，我想按他走过的路线再走一过：从长安出，过楚汉相争之故乡，恣观终南山、嵩山、华山之高；北顾黄河之奔流，慨然想见司马迁当年有着书生意气和大汉朝的雄奇。至京师，是洛阳是开封是金陵，仰观天子陵墓的萧索，与屠狗人游与沽酒者游与引车卖浆者游；见孔子去，到了鲁壁，想秦火若绝我民族的血脉，还能听夫子杏坛议论

之纵横，观其容貌之秀伟，与其门人贤士大夫共游么？

我知道这是散文的路径，我看着自己白纸上的钢笔的线和点，哪里是司马迁的客栈，那里是他的油灯，还有季节的霜雪，看到纸上的伤兵看到纸上的流民看到纸上的华盖，这是对司马迁的漫游的路径进行一次整理，也是对他的人生的进程进行一次排列，是我对散文的膜拜。我把司马迁的那些年龄和地点触摸：

那是二十岁。

司马迁游江淮，到会稽，渡沅江、湘江，向北过汶水、泗水，于鲁地观礼，向南过薛、彭城，寻访楚汉相争遗迹，过大梁，归长安。

那是二十四岁。

司马迁从武帝巡视至雍，祭祀五帝。获白麟。

那是二十八岁。

汉武帝游鼎湖，至甘泉 (今陕西淳化县境内)，司马迁以郎中身份从。

那是三十三岁。

司马迁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，到河东。

那是三十四岁。

司马迁以侍中身份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、平凉、崆峒。

那是三十五岁。

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到达邛、笮、昆明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，设置五郡。

那是三十六岁。

司马迁以郎中身份侍从汉武帝至泰山，又至海边，自碣石至辽西。又经北边、九原，再回到甘泉。

那是三十七岁。

春，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，又到东莱。四月，黄河决口，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，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。

那是三十九岁。

冬十月，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，祭祀五帝。经回中道，出萧关，经涿鹿，从代地而还，经河东回长安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那是四十岁。

冬，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(庐江)，望祭虞舜于九嶷山，自浔阳过长江，登庐山，北至琅琊，增封泰山，沿海而行。

那是四十一岁。

冬，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。三月，经夏阳至河东，祭于后土祠。

那是四十七岁。

三月，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，祭祀后土。

十一月，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，司马迁替李陵讲话，被入狱，判死刑。

那是四十八岁。

李陵被灭族。

司马迁忍辱苟活，自请宫刑。

我的纸上的线条在这里戛然而止，把泪水洒在这个年龄上，司马迁的四十八岁。

夜间这次排列的是一个人自长安而下的路径，也是最契合散文的气质、魂魄、骨架的诠释。若说司马迁的文字和风致、气度和叙事，无论情节，无论人物声口，你在司马迁飞脚下就能得到最理想的答案。历史和大地一样有耕有收有储有藏，历史和节气一样有雷暴艳阳，有微雨燕双飞，有关山阵阵苍，这些都在司马迁的足下，所谓的天道人心，所谓的因果福报，历史是最好的答案。

但我知道，只有那些路径的漫游还不够。当我在遭受无妄之灾的时候，在我被人暗算，在网络被人咒骂，一时陷入诉讼、骨瘦难立的时候，曾有过颓唐，有过浮躁，这时我又触摸司马迁的四十八岁，在纸上触摸。我知道散文的上游是《史记》，而《史记》何尝不是司马迁的战表和心灵史呢？当风暴到来的时候，一个男人必须挺剑战斗，为被侮辱的文字和灵魂，为荣誉，为人格。

大家知道，在《史记》写作的行进中，有一个事件测试了司马迁的人格的含量，是这事件最终铸就了他笔下雷霆的悲剧力量：司马迁为援救李陵，为被损伤的弱者辩护，不惜冒犯武帝，最后下狱死刑。生还是死，有时死是易的，活着却难。司马迁选择了苟活，为此不惜接受男人最为耻辱的宫刑。

司马迁接受了苦难，苦难成了他养浩然之气的砥石，在这石上，擦出了他生命中耀眼的火花。

在我的世界里，散文是世间的文字，是陪伴人日常的文字，种种人间的苦难，散文是以抱慰之姿存在的。而散文的中心是人，司马迁的文字是人的文字，在他的历史念头里：没有人，何谈历史？历史的意义恰是人的意义，命运的起承转合，月朗星稀，黑云密布，人挣扎在其中。在大学里，我最喜欢背诵《报任安书》，知道一个人成就的来临，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忍辱之人才能成就大的造化，在司马迁写的《伍子胥传》后，他议论到：故隐忍就功名，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？

环顾世间：体制给人的屈辱，恶人予人的屈辱，专制给的屈辱，何可道尽？在我看到里尔克《豹》的时候，我是痛哭的，把泪洒在纸上，从此不再到动物园看那些在铁栅中摇尾乞怜的猛兽们，是那些铁栅不把这些猛兽当做猛兽。是鞭子，是铁夹，是火钳，是这些无所逃的天地间的大网啊，这何尝不是一种象征？对司马迁来说。汉武帝和他背后的专制何尝把人当做人？

我们看受了腐刑的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，谁读了没有不感到寒骨彻肤。司马迁倒下了么？

仆以口语遭遇此祸，重为乡党戮笑，以污辱先人，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？虽累百世，垢弥甚耳。是以肠一日而九回，居则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则不知其所往。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！

司马迁常常是魂不守舍，那强烈的无法摆脱的耻辱感环伺着他，磨折着他。品味越高的人屈辱感就越强。

然而司马迁不能死，有屈辱就要报偿，这手段不是匕首，也非铁椎，是他的文字，是藏之名山的事业。

草创未就，适会此祸，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。仆诚已著此书，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；则仆偿前辱之责，虽万被戮，岂有悔哉？

这是一种文化的复仇，向“侮辱人，不把人当人”的独夫秦皇汉武，向一切的下作和丑陋复仇，向那些告密者，向那些阴谋和阳谋复仇。作为散文的《史记》，使我们知道了耻辱发酵的强大与自尊，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，从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，《史记》是耻辱是痛苦，史记也成了尊严与崇高的象征。《史记》是散文的极致，是我们历史和民族的荣光，她是散文文体的，也是小说诗歌的荣光。

《史记》的记述，也许会刺痛某些人的高雅的审美，但我们现在的散文更应接通的是史记的传统，在一片沉迷在风花雪月昏睡的靡靡之音，中国更需要这种黄钟大吕。也许对于《史记》来说，今天一切的转述都有着各人的精神印记，人言言殊，但那对于被侮辱者的血性的赞美，应该被继承下来，向丑陋复仇，诅咒丑恶，用自己的良知为一些高贵的被遗忘的人与事做书记，为稀薄的公义招魂，为散文的美添加一丝哪怕小到可以忽略的回应。

司马迁最后的所终，没有人知道，但他的散文，他的笔法和心法，有着体温的那些文字留下了。我知道，生命有时很脆弱，如柔细的芦苇，一阵风可以摧折她，但一个生命的价值却可以超越自身的柔细，你可以把她粉碎践踏，但她依然可以发出生命的光辉。

也许有句话最能说出令施暴者泄气的真理：毁弃击打司马迁的力量就是他自身的力量。我相信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复仇的文字，是毁弃击打他的那些力量的回击。

我又一次拿起我画的司马迁的漫游的路线，在纸的上段，我写下：这是散文的命线。

目　录

序　言：散文的命线 / 耿 立 1

皖河散记（选五）/ 徐　迅 1

我的石灰窑 / 唐朝晖 10

致苍凉 / 刘烨园 23

寻找远逝的江南 / 张加强 29

先　父 / 刘亮程 37

雪里识匡庐 / 金　锦 45

在冬天，怀念梅志 / 李　辉 51

一只羊离开羊世 / 文　刚 55

奥克斯福的威廉·福克纳 / 余　华 65

简朴生活回忆录 / 迟子建 70

黑暗中的阅读与默诵 / 夏　榆 91

熬至滴水成珠 / 池　莉 100

人生几度秋凉 / 王充闾 114

寻亲记 / 王十月 126

记忆的红皮书之三：1967 年的鸡血传奇 / 朱大可 132

任何生命都是不能随意忽略的 / 刘家科 138

一条歌的河流 / 刘志成 144

医事手记 / 李存刚 158

“他在，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”
——为巴金逝世一周年而作 / 谢有顺 165

指缝里的白烟 / 蒋　蓝 172

汪曾祺早期佚文一组 / 汪曾祺 177

水冲的农事 / 林　白 187

二　姐 / 阮　梅 192

长笛如诉 / 张承志 208

书　祭 / 舒　婷 215

中国册页 / 黑　陶 220

斯人也斯疾 / 耿　立 229

铁皮在风中悲吟
——祭“5·12 大地震”毁灭的北川城 / 冯小娟 237
《病隙碎笔》（选）/ 史铁生 248
过冬天 / 杨四海 252
2007 年上课记 / 王小妮 257
大地的语言 / 阿　来 272
门　孔 / 余秋雨 280
烧　梦 / 李　锐 291
鸟语浸染的村庄 / 浇　洁 296
那一年，我和苏三……/ 崔东汇 302
向一个人的死因致敬 / 王开岭 307
病盆景
——自然笔记 / 杨文丰 312
烨·一九七九·耀眼的火光 / 范玮丽 318
桥的翅膀
——在巴黎首届中法文学论坛的演讲 / 铁　凝 331
1985 年的洛丽塔 / 塞　壬 336
一块土地 / 贾平凹 347
通往大师的路标 / 桑　麻 354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2000~2009：一个平民的生活史 / 杨献平 361
树会记住许多事 / 刘亮程 376
疼痛的乡村 / 高维生 379
春雪化时 / 鲍尔吉·原野 385
一把碎银 / 冯　杰 391
大地的皱纹 / 陈奕纯 396
致不孝之子 / 耿　立 403
失帽记 / 余光中 409
此时的追忆 / 王丽娟 413
小木头沟记 / 谢子安 420

皖河散记（选五）

徐　迅



要来的寒流不冷 / 手捂的伤口不疼 / 秋天 / 想起皖河 / 就有一股温涌的力量 / 连绵向上……

——摘自一首诗

油菜花的村庄

如果从哪里跌倒的，就从哪里爬起来。那么从油菜花的田野里呢？在春天的五月，我又一次面对油菜花，面前的油菜花与我二十四年前的油菜花没什么两样，大片大片的金黄，黄得炽烈的油菜花丛里，有我熟悉和不熟悉的蝴蝶和蜜蜂。我无法抓住其中的一只，这与我的从前也没什么两样，蜜蜂的叫声嗡嗡嘤嘤的，吵得五月的田野微微发熏，土地已裂开美丽的花纹。

村庄被油菜花包围着，乡亲们的心情被一种喜悦包围着，我的心房被一些往事包围着。村庄与乡亲们闻到那浓浓的菜花香，乡亲们就看到了油亮的菜籽。他们都注重结局，因为结局总意味着丰收，意味着锅里有香喷喷的油水，意味着身强力壮，红光满面。但我不是。在这里我与乡亲们有着一些差

别。我只注意过程，油菜花美丽开放的过程，在二十几年前我就是这样。我的这种与乡亲们细微的差别，表明我从来就不曾想过与脚下这块土地认真地贴近，我是这个村庄这块土地的叛逆者，是这块土地上的又一个“叛徒”——记住这一点很重要。

但乡亲们原谅了我，同时也原谅了一只疯狂的菜花狗在油菜花田野横冲直撞、糟蹋庄稼。那一季的油菜花香香地开过一阵，突然就下起了一场春雨。雨打着黄黄的菜花，花儿太柔，太嫩，盛不下那密集的雨脚的蹂躏，凋谢了。许多黄黄的花儿，像死了一地的黄蝴蝶，趴在泥土上飞不动。它的翅膀断了。但香气还在，残存的油菜花的枝秆，结出一粒粒的菜籽在风中昂首挺立。那是乡村五月的旗帜。几阵麦黄风吹拂，那上面就会有轻轻的爆裂声响着。阳光里这种声音很悦耳、圆润，如同大地上窃窃的私语，交头接耳着日子。

油坊在远远的镇子上。那原是一座破旧的厂房，屋很大、很黑，却终日弥漫着喷喷的菜籽油香。几个强壮的汉子，脱得精光赤溜的，只穿着一件裤衩，终日在油坊里劳作着。榨油机全都是木头做的，特别坚实的那种木质，粗粗的庞然大物。汉子们将油菜籽放在上面捻碎，然后几个人共同推着一根巨大的木棒挤榨着。那酱色的液体汩汩地从木器上流下来，流进盛油的木槽或铁皮桶里，那东西亮晃晃的，能照得进人影。榨油的汉子在旁边乐呵呵地笑，他们在吸烟，光溜溜的身上满是油渍，伸手一摸，像泥鳅一样滑不溜秋。

乡亲们将油菜收割起来，扎成一捆一捆的，然后放进用篾编扎的晒筐里。在阳光里暴晒几天，轻轻用手一揉，菜籽就落了一筐，堆得厚厚的。母亲是多么的高兴啊！收起油菜后，晒、榨油就是她们的事了。她们从此将日子过得像菜籽一样精细、圆润。小小细细、圆圆的菜籽在她们的手指缝间细细流淌着，幸福火焰般跳荡在她们胸间。时间在菜籽中悄悄流逝，夜晚来到她们的身边，她们浑然不觉。

在乡间春夜寂静的皖河边，油坊里几盏菜油灯亮着。木榨油机“嘭嘭”地响，声音传得很远很远，河水哗哗地在月光下粼粼地跳跃。这生活中的一种沉重且轻快的旋律,从此伴随着皖河人度过一个短暂而又有些丰收的春天。春天里，乡亲们锅里、碗里的油水都放得很重，灶火烧得嗞嗞直叫。菜油这种来自土地里的东西，叫乡亲们感受到了无比的爱怜，他们亲口尝着，饭也吃得多，干活也更有力气了。春天一过，皖河里开始就泛起桃花汛了，平时清亮的河水夹杂着许多的泥沙，这时候变得尤其浑浊。

就在那个春天里，我打翻了一只菜油桶。喷香的菜油流了满满一地，土

地上留下了一摊黑斑，母亲飞快地捞着地上的香油，时而还用嘴捻着、舔着。但没有人注意，乡亲们都忙着防汛抗洪去了。

桃花汛的时候

院子里桃花开时，春水漫漫，整个村庄都湿淋淋的。黑色的瓦片在雨中仿佛浸淋得很久了，油黑亮亮的，使村庄的棱角格外的分明。白色的土墙阻挡着田野上蔓延过来的花草，池塘边的垂柳枝条点点，招惹得春天里的孩子们，眼睛汪汪地随着它转悠，麻鸭就在那池塘里船队一般地游过，蹀蹀地踩着春天的物什。

乡亲们头戴斗笠身穿蓑衣，扛着锄头，这时候总喜欢走动在田野上。他们顺着田埂走，雨水将春天的气息打发得特别充足。这气息也特别诱人。但乡亲们当然不是专门为嗅这气息而来。他们在这条田埂上走走，那条田埂上跑跑，为的是关关这个“田缺”，开开那个“口子”，他们在做大地上的修理工。疏导春水，让桃花汛来临时能顺利地经过村庄，到达它们必须到达的地方。

皖河两岸的高高河堤，长着细细长长的小白杨树，像是春天大地里逸生出来的翅膀，拍打着河水飞快地奔跑。混浊的河水又似一条小蛇，在河堤的指引下动动静静的。只是由于春雨的淤塞，田野都像浸泡着的水草，这时候大地特别肥沃，用手在地上一抓，都是乌黑黑的泥土，肥得流油——喜欢用手扒泥土的是孩子，他们在田沟里翻泥鳅、黄鳝什么的。天气乍暖还寒，孩子们赤着脚，撒野般地奔跑在田野上，春水滋润着双脚，有一种异常熨帖的感觉，脚丫子一踩进泥巴，那更是瓷实得可以。让人更乐观的是田沟里真有不少泥鳅、黄鳝之类的。那些小动物在泥巴里骚乱得不行，一逮一个准。还有人干脆就在小河汊里支起网儿，这往往也不会落空。十有八九都会捞起一网白花花的鲫鱼、胖米，还一种鱼叫鲹子，那种鱼全身都是刺，不好吃，孩子们捞起来也不稀罕。白白胖胖的鲫鱼，大家抓起来就一阵欢呼。晚上在家里拌上葱煮，那鱼汤真是鲜美。

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喜欢带我抓鱼。但不知道怎么的，我总是抓不到。连一条泥鳅也逮不住。每次看到伙伴们抓到了鱼，我心里就一阵难堪，但姐姐时而抓起一条鱼，就对我说：“这是我们俩抓的。”她总是这样——后来念书升初中，大队只推荐我们一个，她也让给了我，说：“我们俩念的。”妈妈知道我抓不到鱼，说我穿姐姐的鞋穿多了所以抓不到。我们那里人说穿过女人鞋的男人是抓不着鱼的。

我现在的劳动大都是在晚上。但记得小时候在晚上干活，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就充斥一种犯罪感。桃花汛的时候，河水上涨，池塘里的水也上涨，大人们总喜欢在夜晚，背着网兜在池塘叉鱼。父亲也精通这门手艺。他有一副上乘的叉网，经过一天的劳累后，有时他还带着我到处叉鱼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塘都是集体的，这样叉鱼也算不得一件什么光彩的事——我生来胆子就小。父亲在塘边叉鱼，我掌管着手电筒，望着父亲在黑漆漆的水里，用竹竿一下一下地驱赶，捞起来，网里果然就有一层鱼。但我总兴奋不起来，父亲也有点害怕，很快将鱼倒进背后的鱼篓里——也经常碰到同类们，彼此心照不宣地打一声招呼：

“有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多么？”

“不多。”两个人在夜幕里分手，就匆匆消融在黑暗的春夜里。

桃花汛前后也不过就一个月的时间。在这个季节里，乡亲们脚步匆匆、忙忙碌碌的。土地上许多新奇的事物随着春水开始发酵和泛滥，到处呈现出一片蓬蓬勃勃的生机，这使乡亲们的生活也变得生动和有滋有味起来。

但桃花汛过后，急匆匆的，一场洪水真的就过来了。

麦黄风

麦子在四月的皖河两岸，是最为金黄明丽的植物了。这种庄稼使南方的土地和粮食变得异常的生动和丰富多彩。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奇怪，以稻米为主食的皖河两岸，在稻子黄熟的时候，乡亲们对一阵紧似一阵，将稻穗染黄的风儿熟视无睹，偏偏看见散乱在地上并不多见的麦子成熟，叫那刮来的风作“麦黄风”呢？这里，麦子作为南方独特的，点缀庄稼和生活的东西蔓延着生长在山坡地，表明了乡亲们一种什么样的成熟的期待？

说也奇怪，在麦子成熟的季节，真的就有那么一阵风刮过来。那风被太阳镀上了一层古铜色，夹杂着皖河水的一丝清凉的气息。株株麦穗整整齐齐地伸展在天空下，如一把把麦帚，（不像稻子成熟时稻穗低垂）将天空打扫得异常的蔚蓝和明亮。在皖河边隐约可见的丘陵上，一块麦田就像一块金黄的烙饼，蒸腾着一种让人流涎的味道。乡亲们割完麦子，立即就将麦子在太阳下一粒粒碾下扬净，然后送进磨坊磨成白花花的面粉，用来做粑和扯成挂面，偶尔在吃腻了米饭的间隙，调节调节口味。

磨坊和挂面坊就是皖河岸边最富有激情和意味的风景了。乡亲们大箩小

箩地将麦子晒干送进磨坊。磨坊里的磨子一律都是石头做的，很圆、很大。大多时是要两人才能推动它，还要有一个人将麦子一捧一捧地漏进磨眼里。或者就用牛拉磨，牛的眼睛上蒙了块黑布，人在一旁呵斥着，牛就围着磨子一遍又一遍的转圈儿。面粉磨成后，乡亲们很快又将它送进挂面坊里。皖河边的挂面坊有多少？我已记不清楚了。但有一点我的印象殊深，那就是一到麦黄季节，所有的挂面坊里都忙得热火朝天。扯面的师傅在晴天丽日里将那扯面的架子端到外面。架子照例是木头做的两根柱子，中间几根杠子上钻了一排排的小孔，白色的、细线般的面条被两根竹棍拉扯得很长。紧绷绷的，远远望着，像是晒着一匹白老布，或像战争年代战地医院洗晒着的绷带——这是那时电影上常出现的场面。当然，在乡亲们的眼里，挂面就是挂面，是用来招待客人的。皖河两岸，招待尊贵客人的最高礼遇，就是“挂面鸡蛋”——这与乡亲们喜欢叫“麦黄风”似乎并无内在的关联。

“挂面”在皖河边不叫“面条”。更不像在北方，还有“大宽、二宽、粗的、细的”之分。这里招待客人的程序是：先端上一碗挂面煮鸡蛋，然后“正餐”还用米饭。大鱼大肉的，还有酒。“挂面”含有一种祝福长寿、长久的意思。由于这个，扯挂面的师傅在这里就特别受人尊重，有点“技”高望重的意思。我有一个姨婆家、还有一位邻居都是扯挂面的，我看他们扯挂面很有讲究：面粉先用水发酵，水要恰到好处，发酵后师傅用手翻着、揉着，揉得满头大汗，汗珠子甚而就掉进面里。但乡亲们并不介意，说“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”。说来奇怪，面粉在师傅手里，细软如线，坚韧如针，就那么揉、捶、打、拉、扯几下子，就如一根根丝线了。师傅们将那“线”儿款款摆弄出来，晒在太阳里，同时还晾晒着一份得意和自豪。

我家由于有了上述那层关系，麦子熟的时候，想吃挂面就非常的方便，用钱买或者用麦子换都行。要是人家做新屋，那屋正上梁的时候，乡亲们都会蒸上一点米粑，称上几斤挂面，然后搭块红布送过去。

后来，出现了一种专门磨粉制面的机子。在皖河两岸，要是那机子昼夜不停地响着，磨出白花花的面粉，一定是刮麦黄风的季节。

温暖的花朵

在皖河那纷繁的花朵中，棉花是一种最富于人情的花朵了。仿佛是某种神示，它总是赶在冬天到来之前盛开。那时候当然是皖河的秋天了。一泓秋水浅浅地流淌，如一摊白银泻在雪白的沙滩里，天地一片澄澈。站在皖河的中央四下张望，大片大片白得像雪的棉花远远地开放在皖河两岸。一不小心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